月澗先祖文集 利

書

5563.7
4048
v.2

謹識白書則[illegible]

[illegible]

仍纂官受命南下[illegible]

[illegible]

月澗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與鄭景任 經世

即日伏惟令動靜萬勝盆梅盛開今踰十餘日自罪玉蘂殆零深以不見賞於同襟之人為惜玆承小車臨久許枉為之欣幸無已書宇新成明窓可愛切望留駕數日賜誨後學以續昔賢盛事如何

與鄭景任

季夏毒熱伏惟令體起居萬福慰慕區區埧粗

238029

保衰朽叔平罪重罰輕 聖恩如天而第兄第俱老且病相依為命跬步不相離而遽作此行孤因萬疊山中此中憂悶之情想兄有以諒之也昨見渠書相去千餘里相見之期渺然思之氣塞云云看來作惡不覺腸斷甚欲匹馬相訪以慰寂寞而亦不可易得只增悵歎而已廿年廢棄甘忍窮餓一朝際遇旋即見斥命也如何聞令兄屢為鄙劣求薦於當路雖出於哀其貧老困厄而愚陋無庸何以承當無任悚愧之至今後千萬止之

與鄭景任

清和伏惟令候萬勝慰慕區區鄙生粗保衰朽無足之言者頃日暫拜未叙積懷至今悵悵似聞都下人心不固有若朝夕敵至者然嫠婦之憂猶不自勝 聖人臨御衆正在廷佇見元氣充實 國家輯寧而尚爾危懼懍懍度日圖治之難有如是耶子産為政晋楚不敢加兵司馬作相契丹戒勿生事相之於國家所係如此即今二三碩輔方在相位得人之盛前古所罕而國事日至於顛危民生不堪其憔悴外而南北伺

釁內而訏邪窺覦岌岌之勢有同累卵未知將何以為國乎令兄久侍 經幄日進謨猷啓沃之忠無愧古人而自 上未聞有納其言行其事以為大有為之治逆變以後刑賞倒置擁兵中路徘徊觀望者尚保首領竊弄威福擅自殺人者猶逭刑章綱紀解弛至於如此豈非可為嘆息者乎坱居官半年澤未及民闔境飢餓嗸嗸待哺而逋欠如山催闕日至若干米布責納無路只有一去字更無他策叔平今在僚下云可見孤蹤踽踽之苦為幸不可言

與鄭景任

盛熱伏惟令體起居神相萬福慰慕無已換粗保憒憒僻居峽中久未聞兄音乃於前月念後得兒輩所謄寄令兄陳情辭職等劄三復永歎知忠賢得志之難而吾道果未易行也聞握其事者怒猶未怠未知終安所至極耶天不欲平治我東耶何故使此等輩譸張幻惑以敗人國家也天下未有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爲者拂衣之擧正當速決而又聞方除大憲云雖出於 聖上勉留忠賢之意而然世間只有一是

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豈有不別是非而可以得平之理也自 上不知是非則已旣曰某也非矣又曰某也可罪而至今未闡有分別淑慝之事使善良之士相繼引去當今舊弼宿望如領台何惜而不爲 明主一言以安 宗社於阽危之際乎後日四方之責將叢於與爺之身雖百口無以自白矣愛慕之深期望之重而大臣事君之節寂無所聞敢此布露於知照之下寧不狂僭

答鄭景任

前承手札之賜感服至意仍竊審令候起居萬勝深以爲慰塡頃送乞退之狀未蒙見許方欲再三控免而誨諭縷縷不啻丁寧姑此停止悶黙度日近欲馳進懇拜兼吐底蘊耳叔平近久阻音戀鬱不可言孫危之蹤早合卷歸而尚此濡滯無從詷知厥由尤用遠慮此時民窮財盡列邑同然而地狹賦重未有甚於此縣聊見督運官闌子各種作木色目如蝟而孑遺貧民膏血已盡拯無可辦之勢邑宰拱手亦没奈何但俟罷黜之 命耳自 朝廷頻降憂民之敎而

科斂之重無異於曩時頃上陳弊文字不惟不蒙絲毫之益版曺防啓至以極不當爲辭如此擧措聞之駭嘆

與鄭景任

春來伏惟台候起居多福興幸粗遣免逢黨已伏正刑實 宗社臣民之慶而其傷 國脉則大矣竊惟固根本安國家惟在於 廟堂謨猷擧措之如何未知台兄覩畫於胸中以爲弘濟艱難休養生民者必有一定不易之策耶近觀朱夫子與胡籍溪書救弊之術獨在於救其本

根而已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云今日　朝廷之上果有如此人否乎側耳年來未聞其舉措用舍可以鼓動人心者外而州縣守令亦未有一人盡心奉公爲官如家愛民如子者流移遍境嗟怨盈路餘丁徵布之政甚於猛虎逃軍代充之患及於單奴隣里不相保士族亦不能安居盖以解屛之後流民漫散百無一存而守令懼其坐罷不以實　聞

而致有此弊也台兄何不於都俞之暇一為明主力言之以紓民隱耶不勝猷畝私憂敢略及之惟高明深念之也

答鄭景任

豚兒還謹領手札備諳台候起居萬福慰喜不容言擧幸無他叔平脫身唇舌歸卧林園將以温理舊書得保餘年感激 聖恩罔知所喩嘗讀朱書拈出其中緊要言語分為門類作一處首參互發明易於融會似或有益於鈍根故編為一冊以為日用澆灌之助今欲取正於台兄

僭率附上幸賜一覽指示其差誤處如何朱夫子令何叔京會集二程言敬處而考之此亦不失其類聚之遺意耶切望回敎以破疑晦

答鄭景任

伏奉台札備審台候起居超勝慰喜不可言僕粗保衰朽鄕承手示勉之以熟讀朱書使之用力於向裏之學所以警發其頹墮者至矣敢不惕然奮勵以不負提誨之厚乎只是志未帥氣理不勝私日用之間提撕少而間斷多深以此自懼耳豚兒今日供灑掃之役於門下或有漸

磨進益之望千萬之幸

與鄭景任

中夏毒熱伏惟台候起居勝常慰慕無已塽幸無他旱虐甚於上年今雖得雨無救於已損之稼生民嗷嗷將迫填溝想廊廟之憂有加於林下溪島差倭待之失方伯啓 聞其太甚者已為發遣而旋即追還未暇正人而然耶入京之後稍折其桀驁之勢聞來差強人意朱書抄錄冊子欲從中流一壺援其題稱台兄不可不推明其義以附其下乞留念焉曾有處諾故敢冒

煩耳子姪輩各拘於職守不得朝夕供灑掃云殊非老人所望日受鑪鞴之意深用缺然餘難縷縷只祝爲道加愛以慰瞻仰

與鄭景任

吏部相公之將行也吾旣不能作新語以爲贐則敢不以平日所講聞者布告之乎乃拈出朱先生所勉於留丞相者錄奉如左此皆相公素所口誦而心惟者也今不須更煩台聽而然而菽粟之味不可以厭飫而遷廢也敢此條列以寓芹忱或謂此乃朱夫子進宰相語今勉於吏

部疑若不著題也余應之曰今之吏部即古之冢宰也其進賢退邪之責實與三公均焉況尚書之與三公其相去不遠乎且念今日 國勢幾於潰裂而不可救頃得大臣中公平正直之人同心一德協力交輔然後浮議可鎮而 國事可濟矣未知相公以為如何

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

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顧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而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顧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

誦傳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
下之人真享壽富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真見
平平蕩蕩之風則裹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
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
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
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
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
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
而退窮勝事而樂請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
之責矣○顧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

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
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
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
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
而爲也○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
天下者敬爲明公誦之其言雖近而其指則
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
已缺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
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矣○
夫致一而格天者乃執事事也執事其亦察

乎舜之所謂人心道心者爲如何擇之必精而不使有人心之雜守之必固而無失乎道心之純則始終惟一而伊尹之所以格天者在我矣於以正君定國而大庇斯人於無窮豈不偉哉

與鄭景任

向日申亨甫之言欲勿用嶺南之人是欲台兄保持祿位而止耶惜乎其言之駟不及舌也

聖上側席求賢望治如渴將一國政柄委之於銓長而用賢之效蔑蔑無聞內而庶僚之應

如前三司之緘嘿如前外而守令之貪縣如前
閫帥之㤼懦如前以至於民窮而不恤國弱而
不振以此覩摹而欲治道之成無其理也　聖
上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置天官之長其
果欲使循舊守例而止耶亨甫之云都爲避世
俗之謗而發也遇事而以避嫌爲事不能硬著
脊梁擔當　國事則非　聖上委任之意而中
外之望亦大失矣謝安不避擧親崔祐甫盡擧
親舊盖以公耳國耳爲心豈以台兄守道盡忠
之心而其爲事業乃反出於晉唐閒不學人之

下乎吾人所處但看道理安與否如何耳一時
浮議雖或紛紛如百千蚊蚋皷發狂閙何嘗入
得他胷次耶且念一世人才不多而太半爲黨
議所沮當此多事之際限以偏黨而不爲通用
豈　盛朝平平蕩蕩之政乎妄料以爲苟有可
用之才淹滯於林下則亦須詔才掊任勿太區
別可也陳了翁曰蔡京所引置布列中外者亢
數百人使蔡京在朝則此數百人者皆蔡京之
黨蔡京黜外則此數百人者皆朝廷之用云此
言誠確論也目今艱虞溢目禍亂迫頭此政台

兄盡心求賢扶傾補敗之不暇豈可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而為此世俗之常態也耶亨甫之所勉於台兄甚為畢下而台兄有若以其言為是者或恐未及入細思量也忘其僭率敢盡布其腹心未知台兄以為如何

與鄭景任

三春已盡伏惟台候動止珍福慰慕無已塽粗保衰朽無足言者叔平欲以初一日登途而衰年遠宦貪戀有譏受恩不謝適慢得罷徘徊歧路去就俱狼狽甚恨當初妄為陳禀也竊覵

今日之事頗有駭然於心者不敢隱嘿於知照
之下純乎道義之正而不雜他術者是吾儒之
事業也管仲之功雖大而聖門尺童之所羞稱
者以其爲之田地根本者皆出於利欲之私也
今之論議之卑陋又下於此忠厚不如枝刻老
成不如新進憂國敢言者斥之以誕妄酷刑殘
民者稱之以通變至其詭徑之甚則罔官屬食
鷄而侵徵其逋租嗅鄕所爲魚而搜索其族類
此等人義理都喪子朱子曰義理之心頃刻不
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自己心地空蕩蕩何望

其濟物而成務乎時論靡然不知其可羞而反謂之盡忠 國事或列於褒啓之中或畀以方面之寄況殺人之吏終其身不叙不學武夫不擬於內郡乃流來令甲而今之任用皆反於是豈有視人命如草菅令豺貂護牛羊而能致民生遂而國祚安者乎肢體傷於外寇之侵腹心戕於酷吏之噬凋瘵日甚邦本不固常時雖幸補度日而脫有變故將何以禦其土崩之勢乎以台兄之明識遠見而未聞以此言警欬於榻前時或往擬於手裏或有執迹而譽之曰爾

貴乎君子之有關於世道者爲其有匡救之功也慕也忠結　主知德爲人望而從容其間未肯身任其責所謂立乎朝一日則盡一日之責者何在云爾則台兄於此將何以解之乎乞於啓沃之際爲　明主極言之使　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權謀伎刻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國事庶可爲也一諫再諫三諫而不見用則可以決去就而爭之歸卧林下收拾後生磨礲成就之亦今日老先生不得已之事業也所望之

厚襯陳妄見未知台意以為如何

與鄭景任

雨後風寒稍緊伏惟台候起居超勝坱自鬆已前患動頻苦昨日力疾行奠禮于先壠往還之際冒風添傷委苶虛汗遍體頗有寒熱之候以此令不赴明甫之招遂失一會慨歎不已再昨惠書獎與之語非學術空空之人所敢承當跪領三復愧汗沾背此實大君子誘掖蒙陋使之警發矯厲之盛心也敢不策礪衰朽以少副責望之意乎竢賤疾少愈進拜是計

答李判書 浿

伏承辱下書辭意勤至副以各種仙劑自惟衰朽無庸過蒙盛眷撫躬感激繼以慚懼仍竊自悼見賢無分曾於按節本道之日不得遂納贄之願私切悵然以爲平生之恨也即日清和伏惟台候起居萬福婰伯罹同氣之戚衰敗日甚杜門屛伏無足言者近有士人自洛中來言胡書斥絶之擧出於台監云林下聞之不覺生氣彼賊亦必謂之朝廷有人而少戢其兇謀矣區區仰賀豈勝盡喩子産爲政晉楚之不敢加兵

司馬入相契丹戒勿生事今之此舉實是杜姦詐壹國威之壯猷也竊想夙夜憂勤以禮自固綢繆邊事靡有遺策使外寇讋伏邊圉寧息以大慰中外之望也偶有一得之愚不敢隱嘿於憂國樂聞之下陸宣公有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蹙拔矣國家近日節用愛民之政少而重斂傷財之事多元元憔悴根本不固一朝脫有變故將無以禦其土崩之勢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國家土封之役本欲均田而主管之臣

失於經理勘定結卜之數督完兩月之內刼之以加刑恐之以徙邊任其事者皆他邑之人也不念貽害於生民但欲免罪於自己奔走惴惴剋期畢役肥瘠不分大小失實田結之重倍蓰於前生民嗷嗷嗟怨盈野失民心傷根本無甚於此欲以富國而祗以病國也豈有生民失所而國家獨安之理也尹鐸為晉陽損戶數收民心而能却三家之衆卒全趙氏垂亡之國本固邦寧信不虛也後世之度民田過重至於磨之拔根本者亦獨何心哉目見艱虞不勝嫠婦之憂

未免略布所懷無任震惧之至

與金淨遠 湜

仲夏毒熱伏惟令侯動止萬福瞻慰不已生粗保憒憒無足言者毛文龍情形今已昭著無疑否驕厲憑凌將有再動之勢而此賊又為一強敵歲儉財竭饑饉荐至敵未至而民已困矣未知廟筭將何以禦之乎竊自惟念國家之安危在於生民之休戚而生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胡氏有言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

術也今之守令漠然無意於愛民專以刑威為
事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生民之困於
苛政未有甚於此時也此無非　朝廷所尚之
使然也數年以来豪強之説大行於時不令虐
實專務㭊制　朝廷之遴選守令必以強猛為
能監司之考覈賢否必以文法為最間有盡心
撫摩愛民如子者必以柔懦目之譏以要譽於
民民心日離邦本不固以此言之豪強二字是
誤國殘民之祟而異日為國家之患大矣今兄
秉銓亦未免為時議所動至以老成耆舊認為

孱拙無用而薦拔任用之人必是年少喜事之人未知果合於古人用人之道否也耶生民嗷嗷國事岌岌不勝獻計之憂僭率陳愚區區憂助之心可貫天日惟令兄察之

與金淨遠

秋暑尚酷伏惟令候萬福區區慰慕與章無他旱虐太甚前古所無將來飢饉之患必萬倍於今日而驕虜猖然方有必動之形時事至此未知終安所底止也朱夫子有言曰吾輩與百萬生靈性命盡在漏船上若嬰得副手稍工不至

沉醉緩急猶可恃也令兄能得副手而委任之
守願旁求遠訪必得人材使 朝廷氣力重於
萬白千萬之幸

與金淨遠

秋暑尚酷伏惟令起居珍勝坱幸粗遣日每擬
一䟽穩叙兼有所商確者而老人只尺地亦難
起動自憐奈何䟽中吾鄉風俗日漸澆薄令兄
亦知之不須言也吕氏鄉約最切於表率鄉風
在今日所宜遵行以糾定頹俗令兄適在退休
伏乞力主此事使前輩教人善俗盛事復行於

吾州千萬幸甚

答金浄遠

向承令書稍慰積懷堧近爲風寒所傷閉縮度
日玆於盛會不得進叅只自悼嘆而已愚伏逝
去吾黨甚孤鄕風之不競日甚一日倡率後生
磨礱成就之責必有任之者今此鄕約之行豈
非挽回善俗作新斯文之一大會也切願聚集
多士隨資而授學使之收拾身心趨近實地則
庶知吾人事業不專在於科舉之學而向日儇
浮淺薄之習亦可以少變也若遍巡各處書字

循環通讀則病生亦嘗勉躡後塵獲覩盛事矣若其所讀則似不當先書小學等書未知今意如何換近讀李夫子書其論爲學之方向上之要明白端的最切於學者故欲將此書提撕警策以導迪後學敢此陳稟

答全淨遠

前承令書且憑兒子口報細諳令體超勝神觀充然無改舊時之容區區喜慰不容言喻換幸粗遣日小雨之餘旱乾又甚虐炎如火百穀皆枯百萬生靈大命近止上天之怒豈無所由林

下之憂徒切如焚聞方伯以士大夫家仰役奴子督充編伍一一刷出使故家世族無所聊賴有同斷其手足無以仰事俯育將來未見窮餓之患此非但自己私憂也竊念士大夫之於國家猶一身之元氣也元氣實則一身安元氣弱則一身亡以此言之士大夫之於　國家其所係豈不重且大乎近來人家奴僕厭苦服役皆為自逸之計盡為逃躲今若勒令背主之輩驅之於鋒鏑之塲則是促其亡也不惟於士族失其生道而亦無補於公家矣舊時　朝家嘗

有此議完平相國為體察使大言曰 國脉所以扶持之者專倚於士大夫若無奴僕力田以養則無復生道矣我國士族異於中朝中朝則為儒者以賣書為業為雜伎者以醫藥卜筮為業以資其生我國則他無資身之策惟役奴治田以為生理若無奴僕則是絕其生路也其於國家根本所傷甚矣此事決不可行也云頃親聞是語於此爺真是保邦之遠慮固本之深計也聞此舉出於方伯手裏而本非 朝家命令云早晚令兄若見方伯未可從容言之以回

其所見耶大抵本州舊以七哨今加六哨為十三哨如星州地廣物衆倍於本州而舊以十二哨今減為八哨高靈舊以六哨今減為二哨他邑無不皆然以其所減之數勒加於本州之額加減無漸多寡不均盖以號牌時星州及他邑則刋落老幼故男丁之數極少本州則不遺老弱故男丁之數太多以致此也今則號牌既罷之後流民盡還本土無復餘存何以充其許多額數耶禍及士族無以支吾事之寃枉無甚於此若使星州高靈等邑所減之額分半還加而

尚州所加之額分半還減則庶乎彼此便宜而無偏苦之患矣傳聞城主深察此事為一邑之病欲與巡相相議善處不計暑熱委進巡營此是吾民再生之福也

與金淨遠

歲寒伏惟令體安佳即者伏聞 台命荐降喜悅之餘憂慮亦深長途冒寒或恐致傷也就悚后溪板谷兩先生奉安之議已有歲年而向日旣以兵難未行盛禮今又遭歲大歉費鉅力綿無以為計必須商議於令兄而病蹤如蟄末由

相聚可歎有人言金學士某武人也后溪先生不合服食其下云此言大段不近所謂學士乃是儒官之清選非武人之所得稱也又圃隱先生乃其門生而其詩又有書生合討文之句事蹟明白如此當初愚伏諸公之議立祠尊奉者以其事業忠節之可觀也豈謂浮議横生壞了一鄉之盛事也更願商量面諭務以求合至當之歸何如

與康星州復誠

即日伏惟行旆已抵尚州令體起居萬勝區區

慰慕煥假守峽中得近大邦不但往來承誨之為幸蔭庇所及得以濟貧救急免被譴罰於上司者非止一再常竊敬服君子為政一視民窮不以彼此而為間也今當瓜滿而歸湖嶺渺渺瞻望行旌不勝兒女子之戀切擬追進嶺下酌水送別而官况縛人抽身不得退坐欝欝尤令人作惡只祝千萬加重行李益福

與叔平

即問入都後為况如何戀慮交集此處大都平安耳念退伏年來習靜已久忽作此行世務叢

省將何以支遣耶但 聖主賢相方圖堯舜之治此政有位竭誠供職同致太平之會也切望夙夜寅畏展布素蘊以無負平日所學也愚伏十年林下其用力於格致誠正之地深矣今幸遭際 聖明日侍 經幄啓沃輔導之益副明公正之論想無愧於昔賢矣區區喜賀之深不容言喻處鄉同學入朝同寅有友如此為吾家光切欣幸更願隨事講論隨處切磨以盡義理之當然無一毫之欠闕如何職事擾擾想不得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

或思詠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此乃朱先生勉范伯崇語也又云存養之功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此兩語甚為有味故書付餘祝千萬加愛以保晚景

與叔平

德方回來審悉仕況安勝慰喜萬萬遇愚翁劉辭看來不覺歎服君臣遭際之盛可謂千載一時也朱書公餘望着得下兩股時時得此澆灌心胸當有得力處也凡事詳審持重言語亦須緘

嘿不輕發以安晩節如何

與叔平

兒至聞強健無恙此神明所扶護也靜閑林下頤養性情此人間至樂也斗米誤人不得白首相依可歎鄭輝遠・楊前之論至再猶懇懇非出於一心憂國至誠好賢其能如是乎歎服歎服當世復有如此人耶

與叔平

數日來旱熱頗甚未諳沿途及入都後為况如何懸想不可言此間粗安耳前賢語嘿之節更

宜詳味吾輩只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耳此乃朱先生語也聖賢猶以為戒況吾儕耶須念之爲君恩作西行來家書草草附此

與叔平

別來日子已浹一旬未諳動靜消養集團況如何馳沂日吾此間如常耳漢江送別至於涉江水驗安危愛我之情出於血誠如孝子之事慈父無所不用其極雖同氣之愛天性當然而感激之心寤寐不能忘兩姪登道之後寒沍不害盛想已到膝下路況平善耳昏期已迫凡事可

以為辦為慮千萬朱書云憂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然綿力薄材了得甚事不如且跧伏過此殘年也前詩云微臣報蔑緣退休真得計蓋出此也倚釀一瓶附送其味頗香烈一飲一杯可以養性也

與叔平

謾錄中有富彥國論邪正疏又有真西山直前奏劄一篇其論君子小人為國家治亂之分者痛切明白真有國者之藥石也今欲寫進于晃旒之下使忠言正論得徹於 聖明之覽首

尾宜以勸戒之意婉曲為辭而然而一縣宰末
官之言不足以感動 天聽徒為齟齬之歸終
不若緘嘿之為愈也前日陳弊之疏蒙荷優
荅特下量處之教而該司回啓諉以水陸軍子
枝不許充定必以非文非武而班閑遊者充定
則不患無人云十室敗邑人物鮮少豈有非文
非武而班閑遊之人可以充數闕額者乎誣餙
虛詞欺罔 天聽莫此為甚其中不患無人四
字令人失笑自 上頻降憂民惻怛之教而奉
行無其人民病日以甚寧不為之痛惋乎湯錄

一部送去其中有愚翁劄子其引君當道憂國願治之意溢於八條之中溫諄剴切自得告君之軆誠無讓於古人矣其下有仁弘爾瞻等疏以聖人兼存鄭衛之風見之亦懲創人之一道也

答叔平

得本月一日書具審仕況珍衛眷集勻安抃喜不自勝二姪登進之後連日雨雪行色必苦爲慮此間粗安耳得閱朝報筵臣所爭實是不可易之正論而數月相持不能動 天聽一二陰

邪欺天罔人至如此寒遠微末之臣亦不覺氣塞而心殞也元老去國國事無可爲之勢歸卧林間撫玩松竹此暮境之樂也望遠圖之作吏三載撫摩雖切而賦役歲增民艱日甚爲民父母之義安在茲欲決意退去而巡相之意堅不可回悶欝悶欝便中作書悉陳難留之勢如何適值姜繡衣之行草草附此

答叔平

得前月十一日書審所履珍勝眷集句安慰喜不可言比日溽暑闔況如何阻音頗久戀戀眞

深此間大都平安耳正論衰息世態不佳孤危之蹤早合卷懷而尙此濡滯想思歸之情鬱鬱不能堪耳餘祝千萬加意愼嘿韜晦以保晩景今日道理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畏每事詳審持重每使傍人窺覘有所竊議也惟循常守正可以無悔耳

答叔平

邑人回得本月十三日書審通日闔况安勝深慰阻懷此間粗遣尙州亦平安魯谷姪完復如常耳久旱之餘始得大雨枯禾向蘇但恨其太

晩耳今年炎暑近古所無衙中大小俱患腹痛泄痢之證此是乘熱食生冷所致也試以二术茶略加砂仁丁香治之兼以尾片煖熨臍心胃氣漸回腹疼即止姪兒輩或有患此可試之也二术十五兩送去毛文龍之事甚可虞也度其形跡必有一番騷擾未知 朝家何以堤坊耶方伯大設壽席於本月望日大夫人九十之年精神了了蒼顔紺髮如神仙人吾輩升堂入壽甚盛事也

與叔平

三春將盡想惟動靜佳勝此間幸無他似聞近日愚伏所見或與令公不無異同殊以為悵韓魏公與寇范二人上前論事議論各別而下殿却不失其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其心主乎車可行而已所見之不同雖出於至公而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謂之不相容也正論衰息吾黨甚孤凡百切宜愛惜調護屏去形跡務求至當之歸乃為盡善每念孤危之蹤久廁朝端論議意趣必有齟齬而不相合者終無交和之理若得辭邑推恵及人則

亦足以小行所學矣倘可求之耶餘未究悉惟千萬自愛爲禱

與叔平

即惟盛熱閤况安勝瞻慰無已此間幸無他世路愈狹令人轉身不得只有林下是安樂處掛冠之舉幸遂圖之偶見壽養叢書夏三月伏陰在内切宜腹中常煖瓜茄氷水等物痛戒之括出要語錄去幸望勉强行持以副至意

答叔平

得書審令候珍衛眷集勾慶慰喜不可言此間

亦循常耳抗　疏觸諱不容於朝今將卷歸云
論事不阿直陳所見而已禍福忤合非所計也
退陶文集中有權賁成行狀賁成與金思齋請
立燕山魯山之後其論直截當時甚偉之正與
今日之舉一一同符雖見忤於邪議何恨餘在
進兒口報悤率不及究

答叔平

鄉往如渴之中得手札備審令攝安好深服平
日學有定力而一時禍患不能動得人也但聞
少食之證尚如前云前日書去異功散精劑頻

進為佳欲望謝還静調而路遠日寒間閑提挈必有甚難耐之虞故不敢固請耳幸入細思量千萬善處如何夜坐思兄之作讀之令人感歎行當傳之後世不但為一家之寶而已

與叔平

阻闊音信已浹一月未審令况及衙内眷集如何鄉泝不可言此間幸粗遣日俗吏不善御家使妻妾縱恣至累外政者多矣望須常加戒勅勿令一毫措手於其間令公此行初非以誅不宜多挈累後日嫂氏之行所率婢僕務令簡

少恭子在官日與人書言只有三五擔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云政為此也

與叔平

一兒還細請令體安健慰喜不可言信後有日仕履動止如何戀慮不已此間大都循常聞行止未有定計為念衰年旅宦之苦何翅三斗醋華髮耆德之人不見容於時而浮躁便儇之士方騖於世此豈老成孤蹤立朝之日也但遠路寒月跋涉之艱亦深可慮望須千萬量處

答叔平

書與詩至讀來如執熱者之濯清風也兼奉酒肴與老婦子姪醉飽竟夕深以爲慰耳

與叔平

聞令公呻吟之中尚不廢製述搆思費精甚妨於調攝不任憂慮之至孟子所謂暴其氣者正爲此也凡強其所不能如久立久坐至於過勞失節皆暴氣也况此傳後文字鉤出許多精力豈不傷損元氣耶乞一切掃除安心靜攝千萬之懇

與姜通信使弘重

即聞大旆經過本州伏惟風波履險之餘道體起居珍福賀喜無以喻信乎平生仗忠信今日得其力也仍竊想忠義正大之氣有以感動殊俗潛消其讐我之心而使　國勢重於九鼎大呂深以　朝廷得人爲賀也摠年來衰憊殊甚未由詣拜於節下布露所懷老人之事甚可悼也前日行旌過州之時不得聞知至闕一字爲贐至今慨歎不已

與金道源世濂

即日春暮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頃於從子南還

存問賤狀致意懃至自愧陋劣何以克堪銘感不容言嘗曰家翁欽聞德義積有歲月而見賢無分至今不得際晤徒有瞻仰之情日前俚語只是歆艷盛事率爾書其下以爲一家之見而不意蕪拙得徹於藻鑑之下方俟僭妄之罪而反荷涵容多有眷存之意是見大君子取諸人之盛美也即今進登天官展布所學作人善俗之化將見四方風動矣區區賀賀之情不得隱嘿皇恐略及

答柳李華診

謹承感札仍審撫字動止超勝感慰不可言生粗保衰朽無足言者承有控免計未知必有難堪之事耶脫身籠縛歸臥林間於左右一身豈不快哉而郡民得慈母未久而遽失之奈赤子何辜望毋果於遁思以活瘵癃今聞太監三貧率軍丁出來此是冊封 世子耶需應之難當倍於前日 國家將何以辦得耶趙膺疏陳四務之失言甚讜直甚彊人意

與李仲明爕

昆子向進門下厚蒙鐫誨至今感幸第審其時

尊候愆和奉慮不已竊想旋有勿藥之喜耳令
篪僉愛所履何似想去稍潤苦無合并之期可
歎與瘵病益侵左目內障右亦漸昏將爲盲廢
之人與是老人常事亦任之而已姪兒叨守貴
縣恐才識不逮無以承當也切願相愛如僉兒
隨事規警庶乎其少過也嘗有官价往來之便
而病倦目昏未修一書歉歎徒切

答全性之

意外長書滿紙縷縷眷存之情出尋常萬萬奉
讀再四感歎交集仍竊審炎暑道體起居享福

甚慰懸鬱無以為喻塽病老益甚待盡朝暮而相去稍濶承晤無期殊可悼也承許秋涼見訪翹企之深如飢待擾未知能不至謬悠否孫兒撫養之中免得疾病欣喜千萬自餘便遠不多及

與趙景進 基遠 昆季

盛熱伏惟僉孝履支安塽衰憊已甚無計一就奉叙阻鬱徒有歎歎而已前日見托之事絶不近似即合奉還來紙而分義所在亦所未妥姑為留之有若有為者然深覺未安但此數行文

字只是添補闕遺而已本非傳後之用故略記
平日聞見之實以備採擇之萬一耳

答從子大圭

書至審闔衙安佳慰喜不可言此處亦循常正
字奕程往還想有許多酸苦念之憂心所幸身
無疾恙耳望須千萬自愛加護仕宦榮落聽天
所命不足介意切宜安以竢之也基本之行旦
病冒熱深以為慮祭物依録拜領耳

答從子大圭

書至審閤衙平安慰喜無量正字已行大禮新

婦甚賢云喜不可言聞佳仕姪娘往在衙中云不勝駭然之至官所至嚴非親屬家累所可擅便聚集也雖有嫂氏之命決不可從也何不力諫而止之乎姪娘諺書云私粮自食云論者必不以此小恕也況聞虎行方在道内不免濫率之罰深可憂也傍觀者指議曰某夫人犯禁行私無復法門舊風云則豈非大可羞也此意從傍善達于嫂氏前速令送還無留一日爲佳霎山女何以至今不送耶老我所以苦口如此者欲汝終守簡約不累一生清德耳種種歲饑至

於過奢心甚未安諸處所送邑貧何以辦得想多費心力爲慮爲慮餘祝迎新曼福

答從子大圭

書至備審歡侍閫衙萬安慰喜不可言此中亦粗安耳聞有巡邑督發之令行肩未息又作此行必有勞傷之患爲之憂慮萬萬此時瘟疫大熾正合杜門謹避而爲人僚屬不得自由尤可悶也孤露此生孑然獨在雖設觴豆於晬日何忍獨樂切勿費了官力廢却農務以爲無益之事千萬千萬

答從子大圭

書至諦審萱闈萬福閤內諸況白慶慰喜不可言此間亦循常無它撓祭物照録謹領耳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爲子弟者斂跡謹畏無一毫營爲使外人不知有子弟可也下人雖房子之微勿令子弟擅行箠楚刑政有主者非人人所可爲也朱夫子與范伯崇書別紙書去切宜體會踐行也此時瘟疫大熾審細聞知有疫之里絶不相通且令兒子輩杜門不出爲佳餘不縷縷

答從子大圭

書到審官況安佳眷集勻善慰喜無已此間亦平安耳行止事勢果然此亦隨時之義也但凡事十分謹飭無有踈濶之弊大抵守令之任事上以禮持己以淸束吏以嚴愛民以恩此四事而已千萬勉之來物依領耳餘忙甚不具

答從子大圭

戀中得書諦諳侍奉閤衙萬安慰喜不可言此間亦循常耳三邑兼任萃於一處此是舊例耶聞來甚以爲怪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

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與朱夫子與吳尉書中語也切須佩服體會爲佳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最宜畏謹也

答從子元圭

戀荅得書審爲況安佳透得講經一關欣慶交切與聞大都平安 殿試日期已近望須安養精力收拾身心入塲之日早寢穩眠從容就試旣坐試席凝神締思和平其心淸明其氣然後詞采煥然義理條達蓋以氣安定而後志寧靜也切須十分勉之全叅判抵家已數日云耳餘

不多及旅次將護千萬加愛至禱至禱

答從子元圭

書到備諳仕况平善慰喜無量此間大都粗安汝婦徃在白石證勢别無加减深以為幸前月十三日書亦見之矣世路險巇人心頗僻此時新進之人所當謹之又謹持守身心體察事理專以敬義為主不可須刻間斷也凡一動作一語默務令合於義理不為傍人所指議千萬之幸人之是非長短得失無與於我尤宜不言也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此吾夫子之至訓切須

佩服不忘也餘日便速不多及

寄從子元圭

聞汝無恙得達深喜不已此間大小粗安耳此時處身甚難朱夫子所謂撞頭不起轉身不得正謂此也望須千萬自愛一言一行不可忽略人之長短得失絕口不言雖親愛之人亦不可輕易說話凡百務以包含詳審為處世之道千萬千萬今日世路甚於蜀道之難以是為汝憂之頃刻不能忘也所欲言者甚多而非遠書所可及餘可默會也客中如有疾病之患即須求

醫問藥十分善護不可以微恙而忽之以副老
我之望

寄從子元圭

别後路況廹往復如何戀戀不已也處大都平安耳未路行身甚難司馬温公不妄語三字真是處世之大法須佩服不忘氣象必全以温厚寬平為務凡同鄉之人曲加調護使人無可措議乃爲盡善千萬勉之前日所附文字公務之餘浣濯心胸亦須有得力處也自餘不究

答從子元圭

阻濶之餘得此遠書仍審仕況安勝慰喜不可言此間兩老兄得些少疾疢自以為幸且念其道風俗異常凡事主於寬和儒生考講又是大擧措驅出韋甫降為軍後實所不忍而 朝家命令又不可過為解弛其間自有適中道理須斟酌善處以為至當之歸為佳昔我先祖滋金州州人立生祠堂祀之而廢於兵火至今基址尚存其後似聞有重創之意未知信否須問于鄉人為佳巡到興陽之日訪問姓族有幾人而示以眷存之意亦佳餘不一一

答從子元圭

書至得諳為況安勝甚慰積懷此間亦大都平安耳聞以儒生考講事多費心力深以為憂此事須以寬裕為務刻薄為戒無失衆心千萬千萬士族家子弟一朝降為軍保豈非大段重事更須十分商量善處朱夫子有言曰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怍人尤當深戒此言殊有味並望佩服凡百詳審使人無可指議為佳行到各官一切勿近女色不惟毀名灾己亦恐虧榮損衛古人羽苍蓄火之語深可畏

也餘不縷縷

前聞有人以汝體小為言是輕肆浮薄之論也不必介意但在我求進學問而已學問別無他巧隨處操存隨處體察常切提撕勿令間斷學問既至則人必自服不敢輕我矣大抵敬字萬善根本徹頭徹尾不可須刻間斷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平先生言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絶佳學者至此雖甚遠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胸中須存養如此常須

理會氣象千萬勉旃

寄從子元圭

邇來音信頓絶不審爲况如何憂戀不可言與聞韋得平安耳儒生考講事今已竣事否與道都車所爲一切平易如尚州大處士旅家子弟無一人落講者可見其心之不爲刻核專者也朱夫子言收斂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撓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此言常須佩服勿令間斷千萬千萬餘不究悉

答從子元圭

光姪回來得書細諳旅次仕况安勝慰喜不可言此間大都平安耳前日所附文字時時看得耶朱夫子曰如今世路未論邪正只剛強底便是八九分不得便宜了也此時處已接物尤須戒慎不可忽也夫子又曰操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又曰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只於平易慤實處認取至當之理子程子曰彼之事是則吾嘗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

校焉又曰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
胸中須如風動竹凡此訓語切須細心照管着
實修持餘便速不究只祝仕履益福

寄長兒一室

自汝登途風日異常未知跋涉之餘爲況如何
戀戀菩菩此間大都如常耳醮月己至念及無
母之兒又離我二老當此于歸之日其思慕之
情必倍於平日矣思之不覺悵然此間日夜所
祝惟是琴瑟和樂永享遐福耳不一

寄兒輩

近況如何爲念爲念此間平安耳汝等讀書近必全廢枉過了少年時節念之憮然德圭尚留善山否日月易得學業難成須隨處用功不至悠泛度日至禱至禱至今不讀尚書未聞三代帝王心學爲念不痛歎邊與之同處逐日課誦爲佳

寄德圭 身圭

數日來爲況如何戀戀此處大都平安耳似聞場屋有不靖之兆爲慮大槩擧子相擠迹涉垢嫉非儒者義事又洛中方以南中士風不美爲

言云若曰儒學之事或至罷場則不幸之甚也
此意遍告于一鄉諸君務爲鎭定之計勿從浮
薄之議至善至善入場之夕勿與友朋相接早
寢穩睡靜養精神及就場放意舒氣信筆寫出
愼勿苦澁草出後熟着累改期於字字盡善乃
佳餘祈出入棘圍千萬愼重只此
言一動千萬愼重多士所萃尤宜謹勅念
之念之人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可不敬
哉

寄德言

近久阻音戀想無已此處平安西川亦如當耳汝在其處雖久不妨而但念悠悠度日抛却歲年光景以此爲憂未嘗暫時忘于心也歲月如流寸陰可惜千萬勉勵以副所望

寄德圭

數日來闔家爲況如何戀戀無已此處平安耳日月如流學業不進深可憂懼大禹惜寸陰爾等宜惜分陰此老父至意也念之念之汝之贈鄭松詩愚伏歎賞不已耳

寄德圭身圭

言云若曰僥擧之事或至罷場則不幸之甚也此意遍告于一鄕諸君務爲鎭定之計勿從浮薄之議至善至善入場之夕勿與友朋相接且寢穩睡靜養精神及就場放意舒氣信筆寫出愼勿苦澁草出後熟着累改期於字字盡善乃佳餘祈出入棘圍千萬愼重只此

言一動千萬愼重多士所萃尤宜謹勅念之念之人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可不敬哉

寄德言

近久阻音戀想無已此處平安酉川亦如當時
後在其處雖久不妨而但念悠悠度日拋却歲
年光景以此爲憂未嘗暫時忘于心也歲月如
流寸陰可惜千萬勉勵以副所望

寄德圭

數日來闔家爲况如何戀戀無已此處平安耳
日月如流學業不進深可憂懼大禹惜寸陰爾
等宜惜分陰此老父至意也念之念之汝之贈
鄭秘詩愚伏歎賞不已耳

寄德圭身圭

數日來爲況如何已得寓所房室靜便棲泊安穩耶爲慮爲慮此處平安耳昨見鄭昌詩諸君語及士子輩所聞之言渠見亦以爲過云聞丹城爲錄名官可得其贖道理免有騷撓之端耳望須專精靜處恬養氣力尋訪友朋亦且停止入場之日早寢穩眠從容就試爲佳

入場時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進退周旋於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人亦知所敬矣所坐試席與神締思和平其心淸明其氣然後詞采煥然義理條達蓋以氣安定而後志得

靜也此眞西山勸諭學子文也

答德圭

阻音頗久戀慮方苦書到知閭况安勝慰喜不可言此處亦平安耳西崖先生文集汝弟持去未知能寫得幾篇也靜坐存心此乃先賢涵養本原要語也讀書必須嚴立課程勿爲他事所勝而或至解弛至善至善延平先生與朱先生書中語書去常念念勿忘敬以直內不爲外物所累則胷中漸覺灑然矣

寄德圭

寒沍爲況如何汝婦氣力支保否戀戀慮慮戀戀慮慮此
間平安汝兄往宣城合㱔日耳念汝近緣世故
久廢讀書日月如流盛年不再寧不瞿然古人
有晝耕夜讀以有對立者望於幹蠱之暇及於
夜間隨時着力毋或暫輟爲佳偶見具栢潭與
其子書青年易失失則難追白首無成雖悔何
及云此語可念之不忘餘望愼保千萬至祝至
祝

答德圭

昨午館人來報榜目兩家兒皆得中此間許喜

曷勝李僉使至得書審叅議近況安勝汝等侍側安穩慰喜萬萬此間大都平安耳唱榜在十七日云還鄉在邇苦企苦企叅議縻職或不得決歸耶官人今日裝去來索書草草不多及此意傳達于叅議前只此不宣

寄德圭

未諳僑次爲况如何戀慮不已此間大都平安耳聖學要訣已納愚伏否聚集入類與否必有其說卻以見報且丐善寫人速爲謄書後回來附還爲望別紙所錄切須着心記當聖學要訣

常宜熟看以澆灌心胷也餘祝千萬加愛以慰
老父之望

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
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
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
業

日用之間不昧此心應事接物各求其理則
喜怒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敬者持守
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

得力處矣

常存此心勿令忘失

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

心常勝便是緊切功夫久之須得力也

讀書不求精熟久遠無入頭處

此紙揭之座右常宜寓目會心以為日夕提

撕之助至佳

寄德主

沿途為况洎參軍仕履如何戀想心勞此間安

好爾諮兩處俱平善耳所患眼眚今得快去否念之不能忘倭差以借路滅虜為言入京後又作何言以恐喝耶　國勢削弱庚奴憑陵至此憤惋奈何旱灾近甚播種失時飢饉又迫極可悶也愚伏前此未致書為恨職務之暇時進門墻問候質疑俱不可闕也此翁道學為一世師宗其在汝等事之當如父兄對人稱呼必曰先生而不可從言某爺也齋郎為官既無事務又無賓客之擾靜中光陰可惜望須專意讀書痛除前日悠悠意態年運易往時不待人寧一不可

㩳別紙持敬之說有助於日用提撕切逼佩服勿忘餘望旅況加愛以慰遠懷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

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乃是至論二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

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

敬主乎中而義方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上去故便達天德

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

所謂涵養功夫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劉忠定公見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

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大哉誠乎劉忠定力行七年言行相符表裏如一可見其篤於學也後學宜盡心師法焉

寄德圭

溽暑未委為況如何戀想日各家中大都平安得雨於久旱之餘稍慰田家之望今方移秧理穢而已失其時何望其有秋也饑饉連仍今年又甚於上年上天至仁何故生此喪亂使斯民將靡有孑遺乎稍可慰者豆粟木花廣有勃興

之望耳 國家將有別舉表策工夫正須著實做得而但念洛中無親知可與同接者又拘職守難以尋益友於山寺為慮為慮身圭近與元姪隸業于此書字有訃耳餘詳在叅軍口報只祝慎默自愛將護萬重以副日夕之望

呂舍人曰學者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

寄德圭

七日之雨竟日達夜串川水漲想難渡涉必有中間留滯之患憂悶曷勝雨後道路益險跋涉

益苦難保其無事得達於限日切望深思難進之勢中路回還以副一家之望如何達川無船亦甚難渡種種憂念耳雖或累日滯行水深則決不可輕渡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古人之言可戒也千萬懇禱懇禱餘望凡事深思善處不宣

寄德圭

近況如何戀想心勞此間大都平安耳念汝遠離二老請幼勉為為貧之仕為日漸久思歸之心必不能自抑為之不覺憮然但在叅議之側無異在我傍矣以是為慰也人要閑管只是見

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須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爲佳也此朱夫子與人書中語也切宜常念之論人長短是非政法前賢之所深戒也餘在汝房口報不宣

寄德圭

比日仕况如何戀戀不已此間大都平安汝之難留之勢非一吾亦不欲强使之抑心勉留也禀于汝叔父前善處爲佳朋遊中須邪詭譎之人甚可畏也千萬善爲調護勿與相忤世路險巇人情不可測此時入朝語黙動靜之節所當

深戒而謹畏也言忠信行篤敬六字念念不忘到處常若參前倚衡不離心目之間則雖蠻貊之邦行矣勉之勉之四書乃儒者府庫也若熟讀成誦加之省察之功則可以見聖人之意而識事理之真其於自己分上自當有所得矣且念扶持門戶顯揚祖先專在於科第盡誦經書以應講席非鈍滯之人所可能也若其別擧則只取四書一經雖非聰敏可以勉焉特患懶惰無立志矣公餘收拾身心令稍安靜讀得一書通透爛熟然後又換一書溫習不住定為課程

則專心向學之功反勝於在家時矣汝弟一昇昨
往其聘家仍向獠浦比安數日後當還耳

答身圭

書到知閤况安勝慰喜千萬此處亦大都平善
父近與愚伏及校理來在龍門書字今數日耳
讐校西厓先生文集明間當畢欲移就玉成矣
災歉甚酷農務方殷來省之期不須促限也乃
汝婦翁之意吾意亦然可於開月初間乘人馬
少間來覲餘望慎攝萬重

答身圭

書到知安慰甚家中亦安吉耳讀書務要玩味不必勤苦致傷望誦讀之餘頤養精神學况益健只此

寄德圭身圭

常念汝等俱以脆弱之質不能盡其補養之方乃以侍省為憂逐日往來不避寒暑不惟積勞生病反貽父母之憂亦且心不寧靜不暇書冊之功年運易往時不待人可不懼哉兩老辛艱康寧傍有孫兒頗解承奉之節不愚供職之無人也切須自此杜門靜處收拾思慮究養精神

熟讀一書通透爛熟方可改讀他書朱夫子曰
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
切己深思又曰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
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
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
驅遣不去又曰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
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
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
儒者事業也須更於此着實用力必以莊敬涵
養為本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則自有所至矣

千萬勉旃以副所望

答從子先圭

所喻操心之說只是操而存之之謂也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操心所以為學者之先務也聖門教人有以學問根本而言者操心是也有以功夫次第而言者格致誠正是也蓋須是格致之功至而無毫髮之不盡然後可以誠意而正心故必以格致序於誠正之上若夫操心是日用本領功夫朱夫子曰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

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此是聖門入道之妙訣也今以操心比擬於正心欲寡之極致之下恐未穩也別紙所錄數語又是緊要下功夫處更須着心體認也

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

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

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

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

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日用之間常加存養之功而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

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騖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干如何看得文字

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卽此而窮天下之理

日用之間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

先陰

大抵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

講學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

窮理涵養要當並進盖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奥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古人之學以莊敬持守爲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

答從子光圭

大抵操存此心然後格致誠正之功可以下手而無外馳間斷之患矣子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朱夫子曰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功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云蓋見操心之爲學者第一義也

答從子光圭

所謂操心即是操執不放之意也其與正心不

同蓋意誠而至於心正乃是功夫之至極故必須做得窮理之功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方可以修己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此正心所以居格致之下也人之一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苦不操而存之則中無所主格致之功亦無自以施矣須是收斂持守不使走作然後可下格致之功矣所以朱夫子教人為學必以存養為先其言曰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伊洛諸賢皆以涵養本原為學者第一義以此見之功夫之次第無可疑矣大抵操字之義執持此心而不

使外馳之意正字之義在於克去物欲之私而一出於正之謂也所以謂之操心功夫與正心不同云耳汝意如何如未安仔細回喻為佳汝書中所言甚善甚善但似涉繁多殊無簡約意思比來眼昏殊甚艱得一見末由再披自悼柰何求其於心乃為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乃朱書中語也見九卷二十四葉暑氣方熾眼花手戰草草不究

寄孫兒在容

讀書山寺想日有味深以為喜但汝稟氣虛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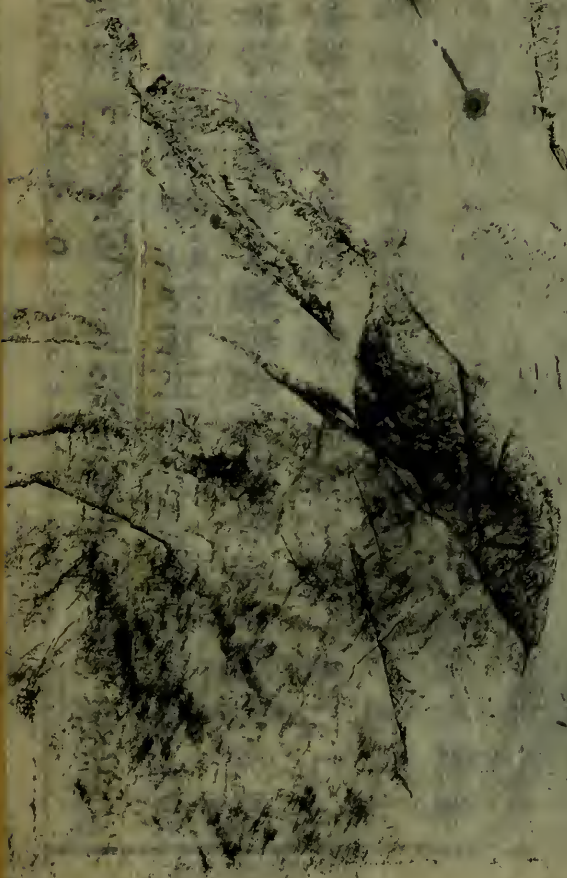
外耶易侵非他人强健之比或慮飲食失節寒
處非便則恐傷和而生病也僧人房堗例以太
温爲事房堗過温此生疾之道也又僧人飲食
淡薄無滋味易於傷胃吾於少日備知爲害非
細故爲汝憂之耳讀書亦不可過苦但玩索聖
賢所說底本旨一一反求於心沉潜涵泳令其
意味浹洽於中則義理昭著自當長進矣若就
文義上說去而不求於吾心真箇識得則雖讀
得五車亦無益於我矣朱夫子所謂無田地可
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正謂此也念之念之

寄孫兒輩

近日讀況如何此間大都平安耳念汝等久在山寺飲食寢處不似在家之安便或生疾病以貽我憂也吾自少讀書山房甚知靜味之勝於村家而亦知飲食居處之不及於在家之節適也然以為汝輩憂念耳汝以虛弱之質讀書亦不可過苦只宜潛心涵泳反覆玩味而已可也

寄孫兒輩

讀書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者但輪流通

念而發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功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

月澗先生文集卷之二